

尺山客話

地 610

9302

天山客話
外家紀聞

一九二五年青島日抄
苗晚校畢

天山客話

陳垣同志遺書

天山戍客洪亮吉著



余奉恩命謫戍伊犁。于嘉慶五年二月十日抵戍所。至又四月三日。即有特旨釋還。統計居惠遠城僅及百日。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。漢員賜還環之速。未有如余者。自世執商邱陳巡撫淮以下。皆賦詩送別。內五古推巡撫擅場七古推同年江都韋明府。金擅場餘五七律。幾多。房師宛平王觀察荔園先生奉曾云。用爾蒼黎蒙厚澤。舍之江海有傳人。商邱陳孝廉懿本云。姓名已徧要荒外。手札常留御

座前。閩縣黃州判聘三云。賈生猶待三年召。韓愈何曾百日還。比日警策有新意。愚慙小臣感激聖慈。益不知涕之何從也。

瀕行以戒飲。箴荔園先生。蓋余自抵戍後。即先斷麴蘖。故敢以為言。蒙古保甯相國時為總統將軍。笑語客曰。即此一事。青出於藍。冰寒於水矣。

余抵惠遠城日。將軍給世城官墅一所。置頓行李。其正室名環碧軒。前後左右高柳百株。亭午幾不見日色。前吳江全太守士潮姑之。時為鬼所嫖。竟以此卒。然余從人不及

太守三分之一。居及十旬。曾未一覩其異也。

自嘉峪關至伊犁大城萬一千里。所見園亭之勝。以綏定

城總兵官廨為第一。荷池至五六處。皆飛樓傑閣。繞之老

樹數百株。皆百年以外物。蒙古納納總鎮乞余題額。余名

之曰香遠堂。又題門榜曰眾芳園。

余年二十外。在天井巷汪氏宅課甥。時三月中科試期迫。

三鼓後就樓西觀。我齋讀書倦極。隱几忽夢身輕如翼。從

窗隙中飛出。隨風直上。視兩輪及斗杓。手皆可握。倏旋風

東來。吹入西北。約炊黍頃。見一大山。高出天半。萬松棱棱。

直與天接。下瞰沙海無際。覺一翼之身。吹貼松頂。乃醒。今

歲臘月二十六日。從哈密往巴里坤。道出天山南口。所見

山及松。皆前夢中景也。益信事皆前定。此行已兆在三十

年前矣。

余家郡望為敦煌。不知始于何代。今自玉門縣安西州

以迄巴里坤。皆漢敦煌郡地也。故余紀行詩云。萬餘里外

尋鄉郡。三十年前夢玉關。皆紀實耳。

伊犁桑椹極佳。長者至寸許。余嘗飽啖之。據土人云。尚不

及葉爾羌諸處所產者。然已遠過於內地矣。

潛潛

伊犁白菜極脆美。自三月至冬十月皆可以為常饌。嘉峪關以外以迄伊犁凡南北諸山皆天山之支麓也。故余道中紀事一絕云。自出長城萬餘里。東西南北盡天_心。余雖不嗜羊。而塞外以羊為珍物。已未歲除。至巴里坤度歲。亦買一黃羊祀先。并汲澗中冰雪代酒。因賦一律云。昔日公孫瓚。臨歧祀_北。邱潛然念先澤。忘却_在殊鄉燭。借穹廬火。牲求牧澤羊。荒寒一甌雪。聊抵奠椒漿。田家詩除陶靖節外。惟王右丞有天然之致。如歲宴輸井稅。山村人夜歸。僅二語。而閭閻樂利。家室康甯。以及小民

奉公守法之心。無不畢見。余常欲仿其意為一詩。不可得。丁巳二月。在都送吳上舍文桂回新安。止憶其下半首云。旄頭星落白虎傾。屈指井絡當銷兵。二千石吏倘奉法。五斗米賊何難平。金門索米空年載。無補于時亦思退。黃花半頃麥一畦。努力同輸太平稅。至_戊午三月。甫得乞假南歸。未及一年。奔國喪入都。旋即以事獲譴。戍萬五千里外。車中誦右丞此詩。益以為不可復得。今忽蒙特旨放歸田里。約計到日。正及秋成。未知_能能彷彿此詩。作一二語以歌詠太平否。五月三日。從伊江啟行。初七日。抵四台。待行

李車不至。爰書數語于逆旅以志夙願。

己未正月十二日。友人約至元墓探梅。曙色乍分。即自光

福鎮舍舟而騎。友人輒數里設供。張于梅花樹下。湖光山

色。香溢四隅。座中和鈕。匪石布詩。衣有人間清福。享未易

幸。是玉^皇香案吏。乃是歲之杪。遣戍過巴里坤度歲。偶得

句云。歲晚不逢人。牛羊伴除夕。忽憶前探梅詩。為之失笑。

蓋一歲中苦樂不同如此。

伊犁河魚極多。類皆無鱗。而皮厚數寸。雖欲烹鮮。殊難下

箸矣。

十二月四日。催薄笨車二輛赴伊犁。車箱高廣。竟過于屋

因戲題一絕云。持燈起三更。鞭聲行萬里。削雪正欲烹。一

星生釜底。蓋戈壁中無水可汲。日夕所煮皆天山三雪耳。

余以流人出關。而哈密參贊誠毅伯伍彌烏遜。靜菴。古城

前後領隊大臣。少司寇琅玕。筠軒。巡撫伊江阿。靜亭。皆先

來者。余均非素相識也。留話並至竟日。乃別。及余抵戊甫

三月。蒙恩回籍。而少司寇已擢貴州巡撫。乞兩月行。誠毅

伯亦奉召入都。不日將發。惟留古城半日。與巡撫話別。巡

撫嗜作詩。曾有句云。不辭辛苦是歸程。巡撫更欲款留余

即舉前語巡撫大笑乃已。

相所見。

吳江全太守士瀚抵伊犁日。即日望賜環于所居環碧軒中。凡楹帖戶額無不采吉祥語以顏之。余甫抵寓時。柳州楊廉訪廷理送余入室。余觀檐外四字。即笑語楊曰。余必相還矣。蓋太守取詩其旋元吉以顏其門。而余則小名元大名吉也。

余與同年韋大令佩金。先後出關。忽一日道中語余曰。子新疆之行。某十載前已知之矣。余驚問故。韋因誦余丙午歲喜楊刺史芳燦兄弟抵汴中詩云。我方強仕懋九州。尚

榮寶齋

恨未極。天西頭笑曰。然則新疆之行。子之素願。尚何訝耶。惠遠城關帝廟後。頗有池臺之勝。池中積蒲盈頃。遊魚百尾。蛙聲聞之。滿州廉訪德泰曾攜其飯我于此。陳巡撫寓廬。本參贊公解射亭。在西偏。鴛粟數畝。大者如盤。或有一花具五色者。皆內地所無有也。巡撫欲以端五前後分讌客於此。惜余已前二日行矣。初三日申刻。同人送保相國度伊犁。河驗馬回途。即競出北關相送。余苦辭不獲。因一一執手聚語于夕陽古岸旁。有渾涕不止者。自巡撫以下。至簿尉亦無官不具。又可知。

伊犁遷客之多矣。

初四日早發。綏定總鎮那

亦率全隊出城三里相送。

并延入行帳中。久坐茶話乃別。

果子溝四月中百花競放。異鳥成羣。過其下者。遇風日清。華輒有塵表之想。余以五月初回途過此。花事已闌。桃杏萬株。並纍纍成實矣。

環碧軒下。溝水四周。朝增夕減。有如潮汐。比鄰歸方伯。沼中蓄魚百頭。每逆水而上。游泳堂下。余奉恩命前一日。坐紅蘭橋。忽見羣魚畢集。時梁間燕巢新構。亦皆縈舞檐間。

榮寶齋

豈禽魚得氣之先。或已知其兆耶。

伊犁地形。高出陝西西安府八百一十里。

長白少司寇阿用阿。李侍御玉鳴。俱到伊犁。未一年而卒。

綏定河出墨花魚。較伊犁河魚稍美。

伊犁所產稻籽粒極大。但悉資靈水澆灌。性又甚寒。

余歸日擬製一釣艇。題其席帆曰。五湖歸戍客。三島謫仙人。

人。

精河逆旅。余方命僕檢蠶豆。別蒜為羹。而糧員魯觀國來。

謁魯君建昌新城人。與同年陳比部希曾為密親。久談乃

去。去後甫飯。雖止一肴。宛然里中風味也。

余抵伊犁後。連得竹初居士及虛菴刺史書。詞極懇摯。皆以語言文字為戒。虛菴并引前人贈東坡二語。相比例云。北客若來休問訊。西湖雖好莫題詩。不知余自經憂患後。夙有戒心。斷除筆墨已久。終日危坐。唯效陸忠州檢校經。驗良方。及偶觀一二說部而已。

總統將軍公署。以印房為機速之所。冊房為圖書之府。此外則糧餉處。營務處。駝馬處。功過處。統為五六處。冊房及大抵吏禮之事。司于印房。冊房戶則糧餉處。兵則營務處。

工則駝馬處。若功過處。則又如察院之稽察六部。而滿漢

刑名。則又歸于東西二廳。廳並設同知一員。滿事隸東廳。

漢事隸西廳。此將軍衙門之大略也。又有摺房及督催處。

皆印房所分。摺房專管國事。摺奏。督催處則又總催五六

處。稽違事件。余未到伊犁以前。冊房為任邱舒大令。其紹

聞縣黃別駕聘三。皆南北詩人也。余與同年韋大令。又繼

之。于是人以派冊房辦事為榮。

督撫藩臬大僚。謫戍者。類派糧餉處。提鎮類派營務處。餘

又有軍器庫及船工屯工銅廠等軍器庫事。最簡一月。此

上衙門一次。以優貧老者。船工屯工。則須移駐城外。以便督率。銅廠則更加賠累矣。

惠遠城博戲最甚。有至貧不能償者。近始奉堂諭禁止。此外遷客。其賢者則種花養魚。讀書靜坐。餘則亦無事不為矣。

遷客出城必須報門。若出北郭門。則人更加屬目。蓋北關外狹邪之地。極多慮有虧行止也。然此亦言其車騎雍容者耳。若易服徒步出門。又無從稽察矣。

莊方伯肇奎。陳兵備庭學。抵伊犁日。携書極多。及入關日。皆分贈同輩。近日陳巡撫淮。載書亦盛。然為好事者傳觀。半已遺失。余所携書。亦有數十種。臨別時。亦分餉同人。無一携還者。仿莊陳二君例也。

總統將軍。體制極尊。陳巡撫淮。以初到日。用銜名呈帖。為將軍所訶。自此以後。無不具腳腳色手本矣。

初次進見。皆帶刀長跪。命之後乃敢起。

自精河至烏蘭烏素。數百里中。楊柳夾途。草香花密。與戈壁中風景絕異。但蚊蚋多矣。

懷甯王孝廉元樞。以事謫戍伊犁。著西徵錄六冊。亦間有

可采。惟因此及彼。尋流失源。恐非善學。鄴道元者也。
塞外雖三兩家村。必有一廟。廟皆祀關神武。香火之盛。蓋
接于西海云。
塞外土房火宿。客之處密如蜂窠。一室除土堊之外。地僅
尺許。又煙塵薰雜。余冬夏往來二次。夜皆宿車箱。未嘗一
詣土室也。
皂鵬兩翼皆大如輪。惜欺獨客。手中物亦能攫之。
伊犁南北山石皆可採。以飾池。鏗然皆直上無致。似內地
石筍之劣者。

崇實齋

四月中花事極盛。土人統名為果子花。顏色頗似海棠。
塞外無物可啖。惟麥餅尚烘炙有法。余雖年過五十。齒
利如鐵。一日可盡一枚。常戲呼之為婆餅焦。
揚州牧芳燦。余總角交。江左老詩人也。官靈州日。以幼妹
為玉門令。稽君承裕繼室。送之出關。詩曰。阿兄愧乏封侯
骨。故遣班昭出玉門。
伊犁雉兔並佳。而雉尤美。冬月以此為上味。產烏魯木齊
及奇台者亦相儔。
瑪瑙斯浴池如斛。僅容一人。上可及肩。製頗清潔。北地之

盆池。江南之深堂。皆不及也。

烏蘭烏蘇至瑪瑙斯。數程內。遙瞰南山石壁。色如丹砂。與天台之赤城無異。

塞外百菜。皆極甘美。甘涼。等州縣所不如也。

塞外春燕。皆巢於土室中。或棲止厨屋。故余紀事詩云。只有塞垣春燕苦。一生不及見鷓鴣梁。

塞外馬。冬夏皆食青稞。故壯技有加。

回塗至紅廟。與長洲顧大令。挽宛平熊大令。言孔訂交。皆誠篤君子也。顧丁酉孝廉。熊壬辰進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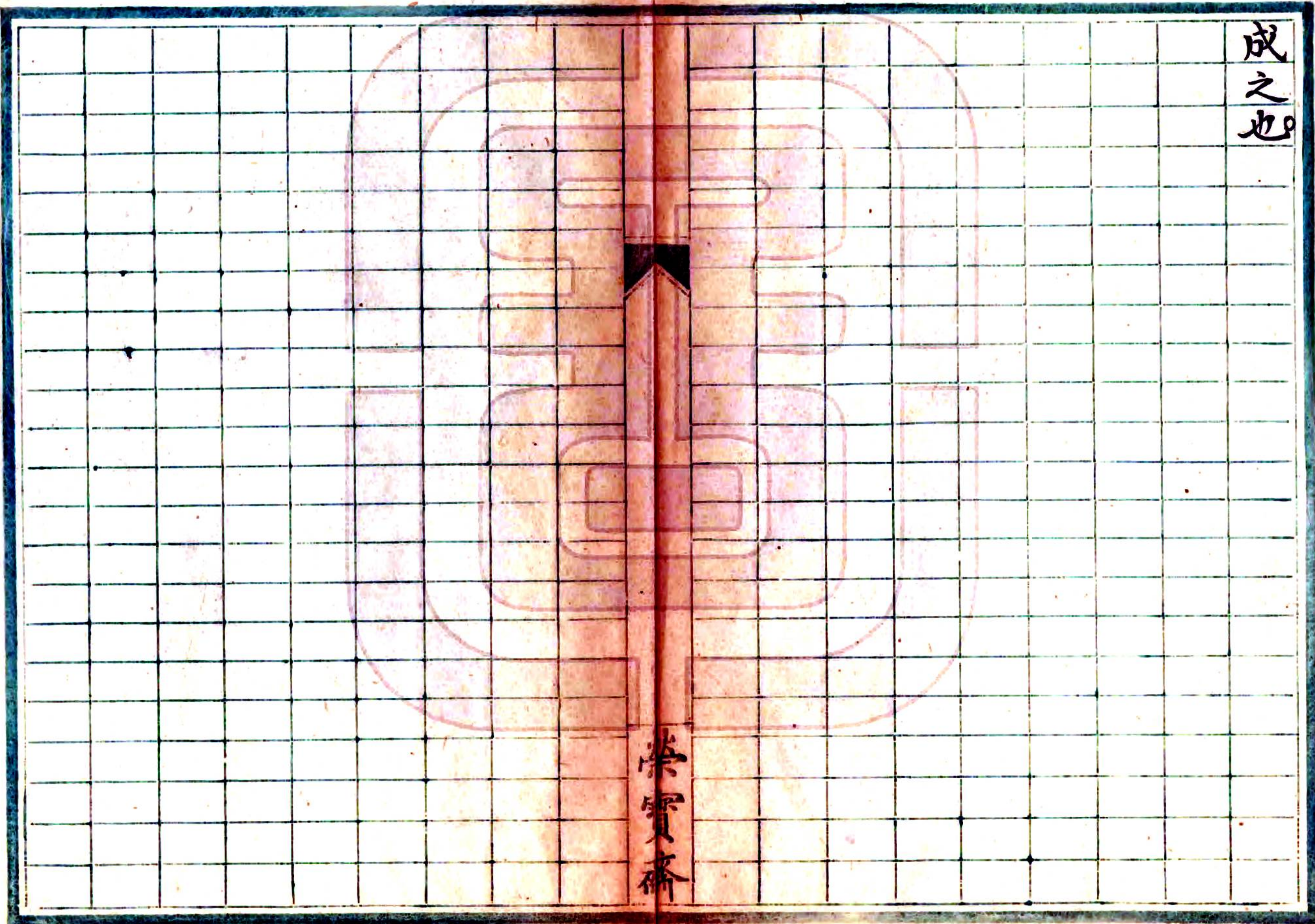
余至綏來縣西關。關吏苦致盤詰。因書二十八字與之。曰。詔許南還。理釣磯。寄聲關吏莫訶譏。書生萬里歸莊內。漆得長刀短後衣。

余前懼罪。至紅廟。即斷飲。并與友人約。非再至此。不開酒戒。今諸人執此辭。勸飲無以却也。因即席作三百二十字。贈之。並以紀恩詩在荷戈集中。

歸途抵靜寧州時。教匪正蹂躪城外。勢甚洶洶。州守以一弁兵護行。僅乃得過。夜宿逆旅。忽夢中得句云。隔岸射人坡盡赤。亂流飲馬水全紅。餘句醒後已忘。他日或當足。

成之也

漢寶齋



薦

外家紀聞

天山成客洪亮吉著

外祖母龔太孺人。復園先生第三女也。先生名士。薦為吾鄉隱君子。著錄弟子通顯者至數十人。歿後趙運使景羅先生為梓詩集行世。龔太孺人幼承家學。自少及老。一舉一動無踰矩者。余六七歲時。太孺人年已七十。有從兄弟來謁者。必集婢媪始出見之。其嚴整如此。於諸孫及外孫中尤奇愛余。嘗告母曰。是兒必成大名。惜我不及見矣。故余補博士弟子。及甲午鄉舉時。吾母皆設奠殯宮泣告焉。

洪亮吉

蓋距太孺人之歿已五年矣。雲谿一曲。自運河及南運河分派入城。南運河即西蠡河。上承洮滬諸湖水。故極清駛。谿南岸皆舊家樓閣。北岸為陽湖縣治。迤東間有吏胥及百姓家。然屋比皆修整。窗櫺膩日。簾幕映波。煙水空濛中。時有一二人喚渡。餘則漁舟三兩葉而已。

團瓢書屋。為外家讀書之所。屋宇極逼窄。而相宅者每以為吉祥。外祖父兄弟五人。成進士者二。舉於鄉者一。貢入胄監者一。至舅氏一輩。亦皆科第不絕。余少時猶友與諸

中表讀書其中。今屋歸巡檢二兄處。

太宜人知書善小楷。自先大夫見背後。恒依外祖母以居。每冬月租船歸外祖母。輒命太宜人稽其簿籍。勾校清楚。僮僕不能欺也。

外家課子極嚴。自五經四子書。及制舉業外。不令旁及。自成童入塾。塾後晚夕有程。寒暑不輟。夏月別置大甕五六。令讀書者足貫其中。以避蚊蚋。

外祖父嶧峨大令。年四十始寄籍直隸。舉正甲辰科鄉試。後。歷官雲南江山嶧峨數縣而卒。年僅五十三。生平喜購

書。有年十頃半。以租所入與湖州書賈易書。今映玉堂中

所藏數千卷是也。尤留心宋元說部。所著有新稗類雋十

卷。薛子衡按。是書體例。依昔人宋稗類鈔。嘗于故書肆中。得其首冊。凡三卷。蓋猶外祖素園先生手錄本也。後以

歸從外兄叔祐及叔祐卒于洛中。並是亦遂無可問矣。

外家南樓前有紅杏一株。余常呼之曰杏花樓。其前即前

湟楊氏老宅。楊氏科第之盛。甲於里中。其遠祖廷鑑。前明

崇禎癸未科進士第一。其五世孫述曾。曾受業於外祖父。

乾隆壬戌。亦成進士第二人。門外旗杆。常排列至十數。余

少時晨夕登樓。尚及見其七八。今已為大風折盡。而楊氏

丁巳三月陳援庵代抄

因考利瑪竇辨學遺稿
所与往还者

浙江通志卷百七十八文苑傳引列朝詩集傳云

虞瀉熙字長孺錢塘人万歷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
時方用兵所條上皆有理實遷主客員外補稽勲郎黨人
力攻之削籍歸凡三十載卒瀉熙家貧無書與其弟瀉貞
字僧孺搜奇獵秘閉門鈔寫方術陰符靡不通曉已而偕
隱南山回峰下採尊行藥以終老焉少見知於李攀龍王
世貞賦才奇譎搜抉奇字僻句務不經人弋獲以為絕出
於賢^時頗心折湯顯祖屠隆自詭以真兀勝之黃汝亨評其
詩曰文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斯善譽

者矣子宗瑤宗玖皆有文刻德園集六十卷

崇實齋

丁巳三月陳援庵代抄 因考利瑪竇辯學遺稿
所與往還者

雲棲大師遺集有答虞德園銓部書三首其一云
利馬竇回東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實義畸人二書
其語雷堆艱澀今東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
說入人有深信而力為之羽翼者然格之以理實淺陋可
笑而文亦太長可厭蓋信從此魔者心非智人也且韓歐
之辯才程朱之道學無能摧佛而況蠢介么魔乎此么魔
不足辯獨甘心羽翼之者可歎也儻其說日熾以至名公
皆為所惑廢朽當不惜病軀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今姑等
之漁歌牧唱蛟喧蛙叫而已

崇實齋